

第五章 結論

第一節 匈奴遺緒

匈奴到了東漢滅亡時，作為一個政治獨立的國家，也算是滅亡了；但作為一個種族，匈奴則逐漸與其他種族融合。他們離開故地，遷徙，分布於其他許多地域。

匈奴故地為鮮卑侵占後，留居的匈奴人亦自稱為鮮卑人。起初，也許匈奴人及鮮卑人之間上有許多差異，但久而久之，隨著雙方之聚居、互相通婚，二者遂不易分辨。血統混雜了，雙方的風俗習慣亦因交流而互相影響。另一方面，鮮卑則因降服了許多匈奴人而使其人力、物力大為增加，而繼匈奴之後成為中原農業民族之勁敵。除了鮮卑之外，匈奴人還由於地緣關係，而與烏桓、丁零、堅昆、烏孫及羌氏及西域諸國的種族，在血統和風俗習慣上互相融合。當然，匈奴人同漢族在風俗習慣上的融合，文化上的相互影響，亦是相當明顯的。

匈奴種族散居於匈奴故地以外者為數眾多，地域亦廣，但其地域上的移動方向主要有二：一為向南，一則向西移動。騎大量向南、向西移動雖在東漢時代，但其移動歷史可上溯至西漢。自西漢時期呼韓邪單于臣服於漢，匈奴始分南北後，匈奴族之向南、向西移動趨勢已相當明顯。向南遷移者不僅散居於中國北部邊境，且分散入居中國塞內。其遷徙的歷程在早期是個別、少數的，較緩慢；之後，逐漸增多。

向南遷徙者最初是抵達長城邊塞，後來又移向黃河流域。至中國晉代及南北朝，發展到長久以北，甚至有個別越過長江的。中原地區在晉代雖曾為匈奴後裔局部占領，但匈奴後裔並未征服整個中原地區。

向西遷移的匈奴人，最初從蒙古高原越過阿爾泰山向西，活動於天山以北與烏孫之東，並控制天山以南的西域諸國。之後越過烏孫到蔥嶺以西，從康居至奄蔡再向西至東羅馬之東境，在西進抵西羅馬帝國境內之萊茵河與高盧地區，亦即今之德、法兩國。儘管其勢力擴張在中亞與歐洲歷史上猶如曇花一現，然其對於中亞與歐洲種族的遷徙與政治、地理上的變動，具有莫大的影響。這是世界史上重要的一章，也是東、西方交通史上極具份量的事件。

由是之故，無論是向南的遷徙或是往西的移動，皆有其非凡的歷史意義：前者成為通稱「五胡亂華」之民族大融合的動力，後者則為東方人侵入西方的開端。

一、魏晉時的匈奴

南匈奴在東漢末年因中原地區政治的混亂，叛服無常，且北受鮮卑壓迫，其勢益弱。南匈奴單于羌渠為國人所殺後，國人立須卜骨都侯為單于。羌渠之子，右賢王於扶羅則因助討黃巾得漢承認，於扶羅立於靈帝中平五年（西元一八八年）。如此一來，南匈奴又一分為二，有兩個單于，兩個政治中心：一為於扶羅單于，一為須卜骨都侯單于。後者仍領有原先中國塞外的南匈奴故地，但須卜骨都侯立了一年後就死了，塞外的南匈奴王庭遂無單于。於扶羅為國人所拒欲請求東漢王朝助其返國就位，靈帝卻於中平六年（西元一八九年）駕崩，於扶羅只得卒眾數千騎止於河東平陽，他稱單于七年後死（西元一九四年；獻帝興平元年），其弟呼廚泉繼立為南單于，因不堪鮮卑壓迫，而投靠曹操（東漢獻帝建安二十一年；西元二一六年），曹操將南匈奴眾分為五部¹，安置於汾水流域地區，從此南匈奴無單于，而游牧的匈奴人開始農業生產，與漢人交互雜居，關係密切。

東漢在於扶羅立後次年（西元一八九年），靈帝死，天下大亂，無暇兼顧匈奴。曹操自獻帝建安（西元一九六年）以後當權。不久，天下三分，魏、蜀、吳鼎立，中原北方為曹操勢力範圍，從建魏國。塞內匈奴與中國的關係，亦可說是與魏的關係，因吳蜀為魏所隔，無法與匈奴交通。匈奴雖與魏有關係，但是《三國志 魏書》卻無匈奴傳，卻有烏丸（或烏桓）、鮮卑及東夷等傳。很可能是因為匈奴作為一支獨立的政治力量已趨衰亡，無關大局；反觀烏桓與鮮卑卻正值強盛、擴張之際。其時犯中國北部邊境的強族已是鮮卑。

兩漢時代，漢朝人所謂「胡」，除西漢初年也用於指東胡以外，主要指匈奴；而「北虜」一詞，在兩漢時期亦主要指匈奴；到了東漢末年及三國時代，「北虜」又往往指鮮卑，而鮮卑、西羌亦往往稱為「胡」。至於「單于」這個稱號，除了匈奴人沿用之外，烏桓的首領亦有用此稱者。顯示出匈奴在政治上日趨喪失獨立時，不僅土地為他族所占有，人民改稱為鮮卑為他族，甚至連一些與匈奴有關或為匈奴所固有的名詞，亦逐漸為他族所採用。這也是匈奴開始與其他種族融合的一種表現。

在東漢末年與三國時代，不僅一般匈奴人移民中原者逐漸增加，就是匈奴單于一南匈奴單于及其臣僚軍隊，也居留在中原內地。到了晉代，此種現象非但更加顯若，且在晉朝刻意庇護下，匈奴貴族甚至逐漸成為中原北部的統治者，與晉

¹ 關於五部之分部及口數：（一）左部都尉統萬餘落，居兹氏縣（今山西高平縣）；（二）右部都尉統六千餘落，居祁縣（今山西祁縣）；（三）南部都尉統三千餘落，居蒲子縣（今山西隰縣）；（四）北部都尉統四千餘落，居新興縣（今山西忻縣）；（五）中部都尉統四千餘落，居大陵縣（今山西平陸縣）。

廷呈南北相抗之局：他們在中原地區建立國家，稱王、稱帝，連晉都也被他們攻占；晉懷帝和愍帝成了他們的俘虜，並為他們所殺；這是秦漢以來，中原與匈奴的交涉史上從所未見的。這是中國史上「五胡亂華」的開始，而開其端者就是匈奴。此後約有兩百年的時間，中原北部幾乎全為匈奴及其他民族所占領。大陸學者陳序經氏並指出此時之匈奴人，已經漢化，而名之為「漢化匈奴」；「然而晉代的匈奴之在中原者，不只在文化上已經深受了漢族影響，在血統上也與漢族混雜甚烈，所以匈奴固有的文化基本上已經放棄，其種族也遠非純粹的匈奴血統了，可以稱之為漢化匈奴。」²

對此，陳序經氏續舊血統方面進行論述：「匈奴住地與中原毗連，人民互相通婚的歷史很久。漢高祖遣宗室女嫁給冒頓以後，匈奴的統治階級之雜有漢族血統的，也逐漸增加起來。前漢的呼韓邪單于，與後漢的單于比，稱臣漢朝。前者妻王昭君，後者移居漢朝邊塞，人民與貴人錯居雜處，互相通婚。使匈奴種族漢化速度加快。到了東漢末年，於扶羅留居中原，其人民與貴人之含有漢族血統者更多。在經過三國而至劉淵崛起的約一百年中，匈奴人與中原人通婚者，必當更多，而其血統的漢化程度，必更加深。所以到了劉淵稱和的時候，所謂匈奴後裔，已多非純粹的匈奴人，這是我們研究晉代塞內的匈奴所要注意的。」³

晉武帝之時，匈奴與晉間曾有戰爭，匈奴戰敗而臣服於晉。其後匈晉雜處，磨擦在所難免，處理若有不公，匈奴人自易積忿，故《晉書》稱「其後稱因忿恨，殺害長史，漸為邊患。」⁴其後於晉武帝太康五年（西元二八四年）至太康八年（西元二八七年）間陸續有塞外匈奴人率其部族來降，晉武帝撫納之，至是塞內匈奴人益多，晉廷又無妥善處理之策，一任匈奴在塞內繁衍，塞內匈奴遂日益強大，並為日後五胡亂華之遠因。至晉惠帝永熙元年（西元二九一年），以劉淵為建威將軍，匈奴五部大都督，⁵至是已然為五部匈奴之統帥矣，雖無單于之名，卻已有單于之實。南匈奴從此進入列國時代。

二、南匈奴之列國時代及滅亡

南匈奴人不斷移居塞內，人數與日俱增；晉室則因得位不正，未幾發生八王之爭，致晉室兵財並竭，中央空虛。而西北地區匈奴、鮮卑、羯、氐、羌諸族見中央勢弱，欲反叛而自立，卒引發「五胡亂華」。以下僅就匈奴人所建立之國家，加以敘述。其時之匈奴族可以分成三支來說：（一）為劉淵所建之漢，後稱前趙；

² 陳序經《匈奴史稿》，頁 358-359。

³ 陳序經《匈奴史稿》，頁 359。

⁴ 房玄齡《晉書 四夷列傳》卷 97，頁 2549。

⁵ 司馬光《資治通鑑 晉紀四》卷 82，頁 550。

(二) 為赫連勃勃所建之夏；(三) 為沮渠蒙遜建國之北涼。第一支在山西；第二支是由山西西徙而來；第三支在河西張掖。第一支適於扶羅單于的後裔；第二支是右賢王去卑的後裔；第三支是匈奴左沮渠的後裔。前二者在東漢靈帝中平五年（西元一八八年）入居內地，但後者於何時入居塞內，不得而知。

(一) 劉漢前趙（西元三 四 三二九年）

東漢建武初年，南匈奴入居河西後戶口漸滋，彌漫北朔，難以禁制。魏武分其眾為五部，部立其中貴者為帥；魏末，復改帥為都尉，左部都尉劉豹最強，晉武帝太康十年（西元二八九年），豹子淵襲其位，惠帝初（西元二九一年），拜劉淵為匈奴五部大都督。晉惠帝永興元年（西元三 四 年），劉淵為南匈奴人推為大單于，都離石，既而遷都左國城（今山西離石縣東北），建國號曰漢，⁶淵自稱漢王，略取太原上黨西河境內數邑。懷帝永嘉二年（西元三 八 年）攻陷平陽及河東郡，於是徙都蒲子（今山西隰縣東北），自稱皇帝，改元永鳳元年，後徙都平陽，晉懷帝永嘉四年（河瑞二年、西元三一 年）劉淵死，其四子聰弒太子和自立，於永嘉五年（光興二年、西元三一一年）攻陷洛陽，虜懷帝司馬熾而去。愍帝建興四年（西元三一六年）復陷長安，虜愍帝司馬業而去。東晉元帝太興元年（西元三一八年）劉聰死，子粲嗣立，靳準勤兵入宮，弒劉粲，盡誅劉氏。

劉粲死後，劉淵族子劉曜起兵討準，誅之，並自立為皇帝，徙都長安，改國號曰趙，史稱前趙。劉曜於光初十一年（西元三二八年，東晉成帝咸和三年）與石勒戰於洛陽城下，戰敗被擒，太子劉熙於次年（西元三二九年）亦為石勒軍所攻陷，前趙亡。羯人石勒建了復趙。⁷綜計自劉漢劉淵自稱漢王起，至前趙皇太子劉熙被殺，共計二十六年（西元三 四 三二九年）此亦為匈奴在中國境內所建立之第一個政權。

(二) (大) 夏（西元四 七 四三一年）

五胡十六國時期，淝水戰⁸後，前秦為後秦所滅⁹，中國北部地區各少數民族再度紛紛割據稱雄，自立國號。赫連勃勃叛後秦，據今陝西、甘肅及內蒙古等不分地區建立夏國，立國共二十五年（西元四 七 四三一年）。

赫連勃勃為匈奴右賢王去卑之後，劉淵元海之族。父劉衛辰入居塞內，符堅以為西單于，督攝河西諸虜屯於代來城。及前秦亂，遂有朔方之地，控弦之士三

⁶ 史稱劉漢，以別於前、後及蜀漢。

⁷ 因羯屬匈奴別支，故不在此處探討後趙之事蹟。

⁸ 發生於東晉孝武帝太元八年（西元三八三年），氐人苻堅率軍與羌人姚萇軍戰於淝水，苻堅戰敗。

⁹ 前秦為氐人苻堅所建（西元三五一年），亡於東晉孝武帝太元十九年（西元三九四年）。

萬八千。東晉孝武帝太元十六年（西元三九一年）北魏主拓跋珪擊殺劉衛辰，少子勤勤亡奔薛干部，薛干部送之於後秦高平公沒奕干。姚興以勃勃為安北將軍五原工，配以三交五部鮮卑及雜虜二萬餘落，鎮朔方。會勃勃聞後秦與北魏通而怒，遂謀叛秦，襲殺沒奕干、併其眾。

勃勃自謂《史記》嘗言匈奴乃夏后氏苗裔淳維之後，乃自認為夏之後裔，於東晉安帝義熙二年（西元四〇六年）自稱大夏天王，改元龍升，置百宮，國家之規模粗具，大夏龍升元年亦即東晉安帝義熙三年（西元四〇七年）。同年，劉勃勃破鮮卑薛干等部，龍升二年敗後秦軍，嶺北夷、夏附於大夏劉勃勃者以萬數。西元四一三年，改姓曰赫連氏。究其因，一為區別大夏之正統與支庶，另則是赫連寓義為天；「朕之皇祖，自北遷幽朔，姓改妘氏，音殊中國，故從母氏為劉。子而從母之姓，非禮也。古人氏族無常，或以因生為是，或以王父之名。朕將以義易之。帝王者，係天為子，是為徽赫實與天連，今改姓曰赫連氏，庶協皇天之意，永享無疆大慶。」¹⁰

自赫連勃勃稱王至前秦姚興死（西元四一六年）的十年當中，夏秦間之互相攻伐從未停止。東晉太尉劉裕滅後秦之後，曾遣使遣赫連勃勃書，約為兄弟。劉裕攻破長安後，留其子劉義真鎮守，赫連勃勃大喜，遂攻長安，赫連勃勃於西元四一八年入長安，並築壇於灊上，即皇帝位，改元昌武。勃勃死於西元四二五年（夏真興七年，南朝宋文帝元嘉二年）西元四一八年勃勃入長安至四二五年死，夏鮮有大規模的軍事行動，其時南朝的宋與北朝的魏，皆為勁敵，夏之政策傾向於安守一隅。

勃勃死，其子赫連昌繼位，改元承光，西元四二八年（承光四年）赫連昌戰敗，為北魏所虜，其弟赫連定嗣位，改元為勝光，勝光四年（西元四三一年）赫連定復為北魏所擒，夏亡，共立國二十五年（西元四〇七—四三一年）。

（三）北涼（西元四〇一—四三九年）

沮渠蒙遜在今甘肅大部地區於西元四〇一年所建北涼，為最後一個匈奴人所建王朝，同時也是最後一個被北魏所滅之少數民族所建王朝（西元四三九年北魏滅北涼，統一中國北部地區）。沮渠蒙遜為臨松盧水匈奴人，其先世為匈奴左沮渠，遂以官為氏，姓沮渠焉。¹¹蒙遜原本臣事後涼之呂光（氐族人），後因佰父沮渠羅仇等為呂光所殺而反叛呂光，與諸部結盟起兵，推建業太守段業為涼州牧。次年，北涼段業龍飛三年（西元三九八年，東晉安帝隆安二年）拔敦煌，取張掖。西元三九九年，段業稱涼王，蒙遜於西元四〇一年（北涼永安元年，東晉

¹⁰ 房玄齡《晉書 赫連勃勃載記》卷 130，頁 3206。

¹¹ 房玄齡《晉書 沮渠蒙遜載記》卷 129，頁 3189。

安帝隆安五年)襲殺段業,其黨共推蒙遜為涼州牧、張掖公,於是大赦境內,改元永安。至永安十三年(東晉安帝義熙八年,西元四一二年),蒙遜稱河西王。南朝宋武帝永初元年(西元四二一年),蒙遜滅西涼。

沮渠蒙遜死於南朝宋文帝元嘉十年(西元四三三年),在位三十三年。在位期間不僅與西北諸國有外交關係,且與南邊的晉、宋,東邊的魏,以及西域三十六國有外交關係。故北涼雖是一小國,但因對外交涉成功,戰爭較少,內部較穩定,為十六國中最後滅亡者。

西元四三三年,蒙遜死,子茂虔繼立¹²;西元四三九年,見滅於北魏,自蒙遜於東晉安帝隆安五年(西元四一一年)自稱州牧至北涼滅亡,立國三十九年。

南匈奴自劉元海於西晉惠帝永興元年(西元三三四年)自稱漢王起,迄北涼哀帝茂虔於南朝宋文帝元嘉十六年(西元四三九年)見滅於北魏止,其間共一百三十六年,為史家所謂「五胡亂華」時代,始於匈奴政權之建立(劉漢),亦終於匈奴政權之滅亡(北涼),堪稱巧矣。儘管「五胡亂華」以後匈奴一詞固然不復見於史冊,卻由於「五胡亂華」時期的民族融合,使人民在血緣、文化上相互交融,漢族之內涵大為擴增。

三、北匈奴之西徙入歐

匈奴民族的西遷,初期以控制西域,為主要目的取得其人力、物力之支援;於匈奴國立強盛時,固使之愈為強盛,即便衰弱時,仍極力爭取西域,以便憑藉西域的人力、物力增強其力量,與漢朝抗衡。因此,匈奴西徙的第一步,以便西域成為其物力與人力主要來源為目的。

證諸漢朝爭取西域諸國之史料,可以發現到匈奴強盛時,西域諸國亦屬於匈奴,當匈奴勢力為漢所攻破時,西域諸國又降服於漢。西域諸國為數眾多,力量單薄,不屬於匈就屬於漢。在漢朝勢力未擴及西域前,西域為月氏為匈奴爭奪的對象。

冒頓死後,其子稽粥即位,號老上單于。老上單于即位不久,便出兵攻擊月氏,月氏大敗,多數月氏人不得不離開敦煌、祁連間,向西北陶道天山以北伊犁河谷一帶,稱大月氏,少數留在故地者與羌人雜處,稱小月氏。匈奴在西域的力量更家築固,自河西走廊以至塔里木盆地,均入其範圍。匈奴的版圖,此時東至東胡故地,南到長城,北至貝加爾湖,西至蔥嶺,甚至蔥嶺以西。

¹²房玄齡《晉書 沮渠蒙遜載記》卷 129,頁 3199。

西元前六十年（漢宣帝神爵二年），握衍胸鞬單于立，排除異己，日逐王先賢揮遂率眾數萬騎降漢。日逐王降漢之後，西域南北南道，接為漢所控制，匈奴在西域力量益弱，不敢與漢爭西域，並罷原設藉以控制西域諸國的壯僕都尉。

漢朝在武帝即位（西元前一四一年）後，開始與匈奴爭奪西域。漢武帝以外交，武力交互運用的方式爭取西域。漢在西元前一二一年攻破了匈奴在祁連一帶的勢力，此後原為匈奴所控制的西域，亦受到漢朝的威脅。漢設置武威、張掖、酒泉、敦煌等河西四郡後，又徙民實邊，此四郡遂成為漢朝與匈奴爭奪西域之根據地。

西漢宣帝時，日逐王降漢不久，匈奴就分裂為南北兩匈奴；南匈奴呼韓邪單于降漢，北匈奴單于則向西北遷徙，並到中亞細亞的康居稱雄一時。究其原因，呼韓邪得漢庇護，郅支不能安居匈奴故地；蔥嶺以東的西域諸國又為漢所控制，故不得不遠徙中亞細亞。

西漢末年至東漢初，匈奴在西域勢力復興；蔥嶺以東除了莎東以外，所有國家都投降了匈奴，匈奴乘機利用西域諸國侵擾漢之邊境。至東漢明帝時，漢改變了光武帝對西域的消極政策，再加上班超二十多年的苦心經營，匈奴在西域的勢力遂有所削弱。

東漢光武帝建武二十四年（西元四十八年），比為匈奴南邊八部大人擁立，比為紀念其祖呼韓邪單于依漢得安之事蹟，而自立為呼韓邪單于，於是匈奴正式分裂為南北兩部；呼韓邪單于比所統者，以其轄地在南，為南匈奴，蒲奴單于所統者，以其轄地在北，為北匈奴。

前曾言及，東漢與漢、北匈奴之間，大體均在和平中渡過，東漢與南、北匈奴均有來往。南匈奴固期能借東漢佇立滅北匈奴、一統匈奴，東漢則不存必欲滅北匈奴之心，因北匈奴之存在，正可以約東南匈奴之誠心事漢，符合東漢「以夷制夷」之策。章帝末年，匈奴曾為東邊的鮮卑所敗，至和帝永元元年（西元八十九年），竇憲復大敗北匈奴，北匈奴勢益衰，時約為郅支西遷後一百四十年，北匈奴不得不向西北逃至烏孫以西，後來到了悅般一帶，建立了悅般國。據《魏書》載：

「悅般國，在烏孫西北，去代一萬九百三十里。奇先，匈奴北單于之部落也。為漢車騎將軍竇憲所逐，北單于度金微山，西走康居，其羸弱不能去者住龜茲北。地方數千里，眾可二十餘萬。涼州人猶

謂之『單于王』』。¹³

悅般國曾於北魏世祖時，遣使北魏通問，其後蠕蠕、高車相繼發展壯大，北匈奴遂不得不放棄對蔥嶺以東，西域諸國之控制，續向西方遷徙，其時約在東漢桓帝永壽年間（西元一五五—一五七年），開始向西移至康居，據《魏書 西域列傳》載：「康國者，康居之後也。遷徙無常，不恆故地，自漢以來，相承不絕。因被匈奴所破，西踰蔥嶺，遂有齊國。」¹⁴康居地當今吉爾吉思，北匈奴之至康居，其時約在東漢桓帝延熹初年（延熹元年為西元一五八年）；未幾北匈奴復向西遷徙，至粟特。

粟特，據《魏書 西域列傳》載：「粟特國，在蔥嶺之西，古之奄蔡，一名溫那沙。居余大澤，在康居西北，去代一萬六千里。先是，匈奴殺其王而有其國，至王忽倪已三世矣。其國商人先詣涼土販貨，及克姑臧，悉見虜。高宗初，粟特王遣使請贖之，詔聽焉。自後無使朝獻。」¹⁵

再據《三國志 魏書》，裴松之注引魚拳魏略云：「又有奄蔡國一名阿蘭，皆與康居同俗。西與大秦東南與康居接，其國多名貂，畜牧竹水草，臨大澤，故時羈屬康居，今不屬也。」¹⁶

又《後漢書 西域列傳》云：「奄菜國改名阿蘭察國，居地城，屬康居。土氣溫和，多楨松、白草，民俗衣服與康居同。」¹⁷

自上引二書中得知奄菜改名阿蘭，而粟特即歐洲史料中所稱之阿蘭（Alani，Alanen），匈奴（Hun）殺其王而有其國。

關於匈奴人之出現於歐洲，近人劉學鈔氏於其所撰《匈奴史論》一書中，析論如下：「姑以北匈奴至粟特時，為西元帝二世紀後半，粟特地在今吉爾吉思之西，西距歐洲尚遠，兼以其間山水阻隔、森林密布，非力於遷徙者，因此約在百年之後，亦即西元三七五年左右，匈奴人出現於歐洲矣。」¹⁸匈奴既滅奄菜（即阿蘭），復歸踵向西逃亡之奄菜人，遂渡頓河入東哥德人領土，實為西元三七四年，當時領導匈奴西進之領袖為巴拉密爾（Balamir），渠領導匈奴人自裏海北方西征，臣服沿途各地民族，東哥德人遂與之相抗，屢戰屢敗，終於臣服於匈奴而為之附庸。

¹³ 房玄齡《魏書 西域列傳》卷 102，頁 2268。

¹⁴ 房玄齡《魏書 西域列傳》卷 102，頁 2281。

¹⁵ 房玄齡《魏書 西域列傳》卷 102，頁 2270。

¹⁶ 陳壽《三國志 魏書 烏丸鮮卑東夷傳》卷 30，頁 862。

¹⁷ 范曄《後漢書 西域傳》卷 88，頁 2923。

¹⁸ 劉學鈔《匈奴史論》，頁 322。

從而可知東漢之伐北匈奴，北匈奴因而西徙，復由於北匈奴之西徙，引發歐洲蠻族大遷徙；其後匈奴主力續向西移動，勢如破竹，席捲歐洲，羅馬帝國因之分裂為東、西兩部。

第二節 結語

在本論文前面各章中，我們已分別就研究動機、目的、相關概念與理論，研究方法、架構，匈奴的起源與發展，敘述了兩漢時期的匈漢和戰關係，並於前一章綜合分析與探討匈漢和戰關係。現在，僅就以上主題做最後的總結。

匈奴與中國接壤，兼以游牧經濟對於農耕經濟的依存性，兩漢四百年間，匈漢雙方一直有密切、頻繁的互動關係，中國史書上對於漢匈之和戰關係有詳盡的敘述；但由於匈奴自身缺乏史料，匈漢和戰關係之評價往往受中國史家觀點影響，而有傾向漢民族本位主義的言論；本文為彌補此一缺憾，期盼以民族史研究之客觀性原則，重新探討兩漢時期匈奴與漢民族間的和戰關係。

在進行討論之前，有感於釐清日常生活習慣用語及學術概念之需要，故對「民族」、「文化的概念」及「草原游牧與定居農業文化的差異」等觀念加以簡介、定義。由於本論文之基調，在於認清任一民族之生計類型取決於其生活空間之客觀條件，而避免以其中一民族之觀點批判生計類型迥異的另一民族，故有必要闡述草原游牧及定居農業文化之差異性，以利進一步建立研究理論。與研究主題相關而採行的理論為：（一）民族政策理論；（二）族群關係理論；（三）文化的多樣性和相對論；（四）文化變遷及民族融合論。

根據前述研究理論，本論文研究方法以史學為基礎，若重政治學、軍事學、社會學、民族學的分析，採取（一）泛文化比較法；（二）整體研究法；（三）文化接觸研究法。

正式進入主題前，我們先簡介了匈奴的地理環境及生機類型，並探討了匈奴的起源問題；以歷史上最早對匈奴有系統加以闡釋之《史記 匈奴列傳》為經，清代學者王國維氏之《鬼方昆夷獯狁考》為緯，並補充土耳其學者厄格爾氏之說法討論了匈奴的族稱問題；同時簡介、分析了古今中外學者關於匈奴種屬的看法，而採取劉學鈞氏「匈奴自匈奴，不必強其與某族同祖」之觀點。探究漢匈關係之前，先就匈奴早期發展加以研析，除春秋至秦漢時期匈奴與諸夏之和戰外，並研究匈奴於頭曼單于、冒頓單于初期之事略。

敘述匈漢和戰關係時，則以兩漢歷史進展為主軸，就匈漢互動關係之熒熒大者，分別就西漢初期、漢武帝時期、西漢後期匈奴內部鬥爭及附漢、王莽及東漢時期來分析、探討匈漢和戰關係變遷以及雙方勢力消長。

自西漢初年高祖劉邦因困於平城白登，感漢弱匈強，遂採劉敬之議進行和親（西元前一九八年），經惠帝、文帝、景帝至武帝前期匈奴「絕和親」（西元前一三三年）的六十多年中，漢匈雙方基本上透過和親維持和平、友好；漢朝集中力量整頓秦末及楚漢相爭以來遭到嚴重破壞的經濟、積蓄國力，對匈奴不願輕啟戰端，僅加以防守。

漢武帝元光二年（西元前一三三年）「馬邑之謀」後，匈奴「絕和親」，到漢宣帝甘露三年（西元前五十一年）南匈奴呼韓邪單于歸附漢朝的八十多年當中，漢匈之間處於交戰局面；武帝即位八年後，因之前休養生息、國力復興，遂主動征伐匈奴，除了軍事之外，還配合外交策略運用，遣使通西域，以斷匈奴右臂。匈奴遭到沉重打擊，開始衰落，原本親匈奴的西域諸國逐漸叛離，轉為附漢。

只是漢武帝後期，由於連年用兵，經濟復受到嚴重摧殘。故昭帝、宣帝時期漢朝恢復與民休養生息之策，且因呼韓邪單于之朝漢，漢匈雙方關係恢復和平，漢邊區亦回復到「邊城晏閉，牛馬布野，三世無犬吠之警，黎庶無甘戈之役。」的繁榮安定景象。匈奴此時期先有五單于爭立導致內部動蕩，後又隨呼韓邪單于附漢而首度分裂為南北兩部。待陳湯、甘延壽驅烏孫兵滅了北匈奴郅支單于部後，漢與南匈奴皆以和親關係相安。

西漢末年王莽秉政到東漢光武帝建武二十三年（西元四十七年）的四十多年間，由於王莽對匈奴政策的倒行逆施，匈奴感到地位被貶抑為漢之臣下，再度開始侵擾漢邊，中國內部軍閥割據，無暇他顧，此時期漢匈關係緊張，敵對。自光武建武二十三年（西元四十七年）匈奴再度分裂為南北至和帝永元三年（西元九十一年）北匈奴崩潰的四十多年期間，基本上漢朝因南匈奴之歸附而庇護南匈奴，北匈奴初期勢力強，東漢與南匈奴合力對付北匈奴；東漢對北匈奴採取羈縻政策，至北匈奴因饑亂勢力衰竭，東漢與南匈奴聯軍滅了北匈奴，北匈奴輾轉西徙。南匈奴則於東漢末年，朝政為曹操把持時朝漢，為曹操分其眾為五部。

分析匈奴與漢朝和戰關係時，我們先剖析匈奴南侵原因；探討漢朝之和親政策；再分別研究匈漢和戰對匈奴與兩漢之影響。

此外，為了明瞭東漢以後的匈奴事蹟，本章第一節另以「匈奴遺緒」來概述東漢以後南、北匈奴之變遷。

綜觀兩漢四百多年間匈漢之和戰關係，自冒頓單于至東漢季世之呼廚泉單于，匈奴自強大而求和，而分裂，而衰微；而兩漢亦自求和，而攻伐，而威服；其中，西漢更曾因連年用兵匈奴致民窮財盡。因此，對匈漢雙方而言，和戰關係具有極深遠之影響；特別是通西域而擴大東西文化交流；北匈奴受創而輾轉西徙入歐，而引發歐洲民族大遷徙；以及南匈奴內附中國而促進漢匈民族融合等方面，有其重要的歷史意義。